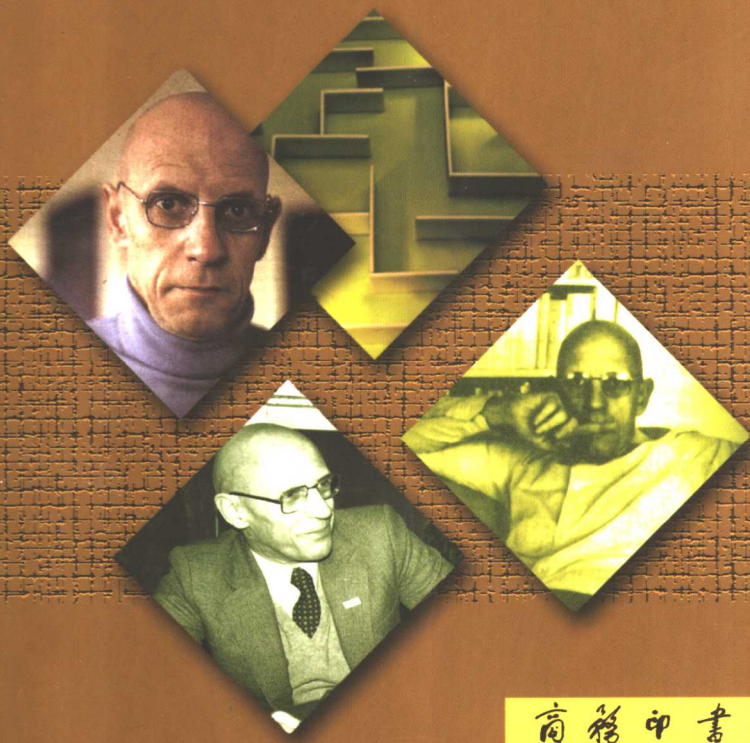


商务新知译丛



福柯的迷宫

〔德〕马文·克拉达 格尔德·登博夫斯基 编



商务印书馆

从



福柯的迷宫



[德] 马文·克拉达 格尔德·登博夫斯基 编 朱毅 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的迷宫/[德]克拉达,[德]登博夫斯基编;
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商务新知译丛)
ISBN 7-100-04430-8

I. 福… II. ①克…②登…③朱… III. 福柯
(1926~1984)—哲学思想—文集 IV. 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25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商务新知译丛

福柯的迷宫

[德] 马文·克拉达 编
格尔德·登博夫斯基
朱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430-8/B·637

2005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0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3/8

定价:13.00 元

Marvin Chlada

Gerd Dembowski (Hrsg.)

DAS FOUCAULTSCHE LABYRINTH

© Alibri Verlag, 2002

本书根据德国 Alibri Verlag 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The copyright of Chinese Edition is arranged by Alibri Verlag.

目 录

福柯的迷宫

……………马文·克拉达 格尔德·登博夫斯基(1)

第一篇:政治与权力

左派的行为,右派的思维?

——对福柯政治思想根源的探讨

……………费尔滕·舍费尔(16)

国家的秩序

——福柯、卡西尔和国家神话

……………蒂洛·富克斯(28)

头脑中的尸体

——福柯、死亡与生命权力

……………托尔斯滕·容格(44)

第二篇:性与现代

愉悦的享用

——福柯关于实践的生存美学

……………马库斯·S. 克莱纳(64)

1 —

被表征的同一性

——从女权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看福柯

.....萨拉·德尔曼(90)

现代从萨德的精神中诞生

——福柯对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萨德的阐释与批判

.....马丁·比塞尔(104)

第三篇:启蒙与批判

批判由危机引发

——在“批判”这个老生常谈的词后面

.....赫尔穆特·菲利茨(122)

对实践中批判话语的分析

.....西格弗里德·耶格尔(144)

我们的空间日渐狭窄

——阿多诺与福柯:在无处不在的迷幻

中进行哲学思考...丹尼尔·卢瓦克(159)

第四篇:文学

作家的由来

——作家是一个发明出来的词

.....哈特穆特·阿本德沙因(182)

福柯、文学与反话语

.....托马斯·恩斯特(195)

第五篇:哲学

法国哲学背景中的福柯

.....伯恩哈德·陶雷克(212)

你能忆起我们受到监禁之前的时光吗？

——从本雅明看福柯

.....托马斯·布兰德泰特(225)

福柯年谱.....(242)

参考书目.....(245)

本书作者介绍.....(251)

译后记.....(256)

马文·克拉达
格尔德·登博夫斯基

福柯的迷宫

“变化会将一切拽入它的迷宫。”

米歇尔·福柯

戴着面具的哲学家

1984年米歇尔·福柯去世，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他作品的喜爱。反而在汗牛充栋的福柯研究文献中又增添了有关这位哲学家的生平轶事。这期间，人们已不单是谈论福柯的权力分析，或是他的新生活艺术方案；人们更喜欢谈论那个热衷于美国同性恋文化和性虐待游戏的福柯，那个在自家阳台上种植大麻而后在飘飘然中撞向一辆汽车的福柯。^①这位宣布人类死亡的哲学家，尽管主张匿名写作，最终还是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一位名作者。

1966年，福柯的《事物的秩序》问世，这本书在头4个月卖出的数量就超过了萨特《存在与虚无》所有出版

^① 参看迪迪埃·埃里邦的《米歇尔·福柯传》，199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55页及以下几页，以及詹姆斯·米勒的《米歇尔·福柯的激情。一部传记》，1995年，科隆版，第360-417页。

量的总和。从这时起，不只是在大学里，而且在咖啡馆里和沙滩上也有人阅读福柯的书。当然，福柯早在生前就已享有学术明星的地位；他曾活跃在他同时代的政治斗争舞台上，不管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参加者，还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他都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明星。“我在巴黎见过他一次”，戏剧家海纳·米勒在回忆同福柯的一次见面时写道：“那是在斯塔姆海姆年^①，当时福柯对德国的兴趣只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反叛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也是福柯观察德国时的唯一视点。他留心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这种观察显得比较零碎；他注意分析西德的恐怖主义。令人着迷的是，福柯能让我们眼前凝固的、呆板的现实展现出它的多姿多态，进而引领出它的千头万绪。而他自己却独自悠然地躺在一张洁白的毯子上。”^②

福柯的大部分书之所以有魅力，就在于他总能巧妙在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福柯认为，一本书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能给人带来乐趣。为此，他要求他的书不仅仅是简单的书，而是“轻便工具箱”，人们可根

① 指德国 70 年代，当时德国的斯塔姆海姆城的左派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素有“红军派”（极左派）之称的城市游击队首领就是在这里被逮捕的。这些左翼极端分子继袭击了政府的高级部长和银行家后，又绑架和谋杀了德国雇主协会的主席汉斯·马丁。这使得左派（包括主张和平斗争的左派在内）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其结果是国家加强了政治上的监督和控制（即所谓的紧急状态法），官方媒体开始了对议会外的反对派的大肆诬蔑和攻击。——译者注

② 海纳·米勒：《没有硝烟的战争。两种专制下的生活》，1992 年，科隆版，第 306 页。

据需要随时打开它，将里面的词句、理论和思想分析信手拈来，发挥它像螺丝刀一样的功能，“让权力系统短路，并对权力系统进行肢解、拆卸”。^①福柯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他宁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工具兜售者、武器的铸造者、计划的设计人和绘图员。他惯于铺设“地下迷宫”。^②福柯一再返回他用狂热的双手构筑起来的迷宫，他在里面四处游走，囤积词条，随后突然消失，为的是哈哈大笑地出现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人”面前——尔后他又将永远消失。“有好几个人像我一样地写作而最终失去了自己的面孔。没有人会问我是谁，也没有人对我说我应该是谁——这才是一个写作者的道德原则；我们的作品听命于这种道德原则。它应该让我们自由地写作。”^③所以，海因里希·芬克-艾特尔在纵观福柯的全部作品后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个迷宫——特别是从时间上看”。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作品出自同一人，那么你会由于它们的多变而认为它们分别是由不同的作者所为。^④

因此，在对福柯的思想进行入门介绍时颇有意思

① 米歇尔·福柯：《从刑讯到监狱》，载于他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1976年，柏林版，第53页。

② 参看米歇尔·福柯的《快乐的知识》，载于他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第129页。

③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198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0页。

④ 海因里希·芬克-艾特尔：《福柯序》，1989年，汉堡版，第10页。

的是：保留这座迷宫的特点，而不能像通常那样按时间顺序来分析福柯。让我们跟随福柯通过不同的入口进入不同的迷宫花园。例如把他同其他的思想家和学派做对比能使我们看到，福柯在哪些方面为人们所接受，同时明白他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因为除开技术政治和人道主义，我们最终关心的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正常运作：“人道主义中包含技术政治，所以这两者都让我反感”，福柯说，“但另一方面应该允许一种左派政治存在，这种左派政治用不着给自己标上令人判断不清的、所谓人道主义的荒唐标签。我认为，我们可根据一定程度上居民的增长、消费状况，个人享有的自由以及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可能性——而不是依据人道主义的原则——来判断：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机制是否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它的完善程度可根据它本身的特点来定义，而根本用不着说明它会‘给谁’带来好处。按照我本人的意见，技术政治家就是人道主义者，技术政治即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形式。技术政治家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唯一能定义人类幸福并为之带来幸福的人。”^①

福柯的侦缉行动：反人道主义及其他

自然海德格尔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福柯，

① 保罗·克鲁索：《与米歇尔·福柯的谈话》，载于米歇尔·福柯的《对知识的颠覆》，由瓦尔特·赛特编辑，198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4页。

海德格尔理论是从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这位黑森林思想家的理论为他本人带来了极大的声誉，特别是他传奇般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写于 1945 年）使他 1946 年后在法国成为哲学巨人。^①“海德格尔对我来说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福柯解释说，“我这里还保留着我阅读海德格尔时所做的笔记。它们多达难以计数！而且这些笔记比我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时所作的笔记要重要得多。海德格尔的作品对我的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我同时不得不承认，我的哲学体系不自觉地充斥着尼采的影子。”^②

福柯自诩为尼采的信徒，而同时他却参加毛主义者的斗争，投身于工会运动，为改善监狱待遇而呐喊，为阻止将红军派律师克劳斯·克鲁瓦桑从法国引渡到德国而与政府进行抗争。这一切都一再地激怒了福柯的批评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宣称，福柯的整个作品其实是一场同马克思的辩论，也许他的话不无道理。福柯临终时的一个愿望是“把马克思从党性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③因此他一直同党派马克思主义（它重新制造

① 参看汤姆·罗克摩尔的《海德格尔与法国哲学》，2000 年，吕讷堡版。

② 米歇尔·福柯：《道德的回归》，载于埃娃·埃德曼出版的《现代性的伦理》，1990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版，第 140 页及以下 1 页。

③ 参看伯恩哈德·陶雷克的《米歇尔·福柯》，1997 年，赖恩贝格版，第 23 页。

出权力和国家)保持着时远时近的关系:“我时常引用马克思的概念、语句和文章,但我觉得自己没有义务非要去证明我是在引用,例如把引文的来源用脚注标出,在引文后再来一段认同性的思考等等。仿佛你只有这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专家或马克思的崇拜者,才能得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杂志的景仰和尊重。恰恰相反,我引用马克思时不加任何声明,更不会给这些句子添加引号;因此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在此种情况下无法辨认出马克思的话,便认为我并非是在引用马克思。难道一个物理学家有必要明确地表明自己是在引证牛顿或爱因斯坦吗?物理学家们往往直接运用他们的原理而无须添加任何引号,更无须添加脚注或溢美之词来证明自己对他人的忠诚。”^①

6

可以肯定,福柯对尼采也采取了相似的态度。“尼采的出现越来越重要,但如果人们老是像评论黑格尔和马拉梅一样不停地评论尼采,那实在是无聊透顶。因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能利用我喜欢的人。一个人如果已接受诸如尼采那样的思想,那么他能对此加以证明的唯一标志是:这个人运用他的理论,歪曲它,鞭斥它,并将它呐喊出来。反之,一个人是否忠实地阐述他人的思想,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事。”^②简言之:“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因而我总是试着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利

① 米歇尔·福柯:《监视与惩罚的齿轮》,载于他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第46页。

② 同上,第47页。

用尼采的理论或是反尼采的理论（反尼采的理论同样是尼采主义的！）在我需要的时候为我服务。这正是我同他的理论打交道的唯一目的。”^①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 1971 年 11 月荷兰电视台举办的福柯与诺姆·乔姆斯基之间面对面的辩论，也许我们会分清传统的左派政治和福柯的左派政治——后者并非建立在人道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之间的区别。詹姆斯·米勒在他的《福柯传》中记录了福柯与乔姆斯基的这次电视会晤：“乔姆斯基谈到他设想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一种‘通过自由结盟组成的联邦式的非集权体制’，与此相反，福柯像通常一样拒绝提供任何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

乔姆斯基谈到必须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符合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人道主义的纲领’，福柯反驳道：‘难道这不会给我们带来迷失的危险吗？毛泽东就认为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人性，并宣称这两种人性是不一样的。’

随后福柯向乔姆斯基进行公开挑战：‘如果您在美国从事了一桩非法活动，那么您是以司法和基本法的名义为自己辩护呢，还是以阶级斗争必然性的理论——这种理论目前已成为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关键——为自己辩护？’

这种提问的方式使乔姆斯基大为惊讶，他读过福柯的《事物之秩序》，清楚福柯对 18 世纪语义科学的研究

^① 米歇尔·福柯：《道德的回归》，第 141 页。

究。但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福柯却在引用毛泽东,却在反驳司法的基本性原则!也许他以前并未真正理解福柯。”^①



8 迈克尔·福柯(左)与诺姆·乔姆斯基(右),1971年

如果说福柯的反人道主义是对乔姆斯基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挑衅,那么刺激福柯的恰恰是人道主义的被利用。人文主义在19世纪所起的作用与上帝的观念在此之前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以前,没有上帝存在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现在,人文主义是否是一个社会所必需的呢?福柯的回答是:“这跟上帝的观念是一回事。”^②说得更多一点就是: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它们不论是在萨特还是在加缪那里,都曾用来为斯大林主

① 詹姆斯·米勒:《迈克尔·福柯的激情》,第295页及以下1页。有关这段讨论的引文摘自丰斯·埃尔德的《反射的水:人类最根本的担忧》,1974年,伦敦版。

② 保罗·克鲁索:《与迈克尔·福柯的谈话》,第26页。

义和基督教民主党派的统治地位辩护过，人道主义最终成了“整个思想界、全部文化、全部道德和政治的娼妓”。^①

在《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或《监视与惩罚》(1975)这几部书中，福柯指出，人们企图改变与疯人打交道的方式及改变刑罚的实施，这种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施行的改革最终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在这些“考古学”式的著作中，福柯举出证据说，所谓的人道科学并没有实现它的承诺——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它却使处罚、监督和控制的形式越来越精细。事物、动物和人类按“排除原则”被整理、归类，然后依等级排序。在此基础上，一部分特殊人物在所谓高尚、善意的名义下使这些事物、动物和人成为自己手中毫无意志的客体，并顺理成章地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与此相似，监狱、医院、教化院已发展成为完善权力技术的实验室，从这些实验室中滋生出多如岛屿的监狱，而这些监狱又通过现代社会（诸如学校或工厂）得以进一步的繁殖。人道主义、理性和对进步的信仰被推向了它们的反面，成为权力的工具。因为权力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把人道主义的乌托邦——通过改革的方式解放人——变成了对人的压迫。因而福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现代化的批判，他的观点和结论最终在霍克海姆、阿多诺所著的《启蒙的辩证法》(1947)中找到了相似点。所以福柯在各种场合强调他的理论“与法兰克福

^① 同上，第22页。

学派保持着值得关注的近邻或兄弟关系”绝非偶然。^①但“自我的问题”使福柯最终与持批判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新的教会权力

如果认为福柯的著作只是为了阐明权力“理论”或仅仅对权力技术进行分析,那实在是一种误会。因为福柯曾明确宣布过自己的意图:通过对历史上花样繁多的司法和统治手段的描述,以便看清人类在自己的文化中受到驯化的自我(恭顺的臣民):“自我这一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监督和附属关系使其臣服于某人的自我,二是通过意识和自我认知与自身紧密相联的自我。这两层意思都表现出了权力的形式,即征服一个人,使其成为某人的自我。”^②

福柯认为:国家权力其实是个性化和统一性相结合的一种权力形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存在着个性化技术和统一程序“纠结”在同一政治体制内的现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拾一种古老的权力技术,并把这种古老的权力技术整合到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中,这种古老的权力技术就是起源于基督教机构的教会权力。

① 参看米歇尔·福柯的《什么是批判?》,1992年,柏林版,第22页、第25页及以下1页,另参看他的《人是经验的动物。与杜奇欧·特龙巴多里的谈话》,199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0-88页。

② 米歇尔·福柯:《我为什么研究权力。主体的问题》,载于他的《权力的消息》,由让·昂热尔曼编辑,1999年,斯图加特版,第166页。